

焦菊隱



焦菊隱文集

作人題

焦菊隱



焦菊隱



焦菊隱



焦菊隱



《焦菊隐文集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阳翰笙

副 主 编：曹 禺 赵起扬 张 庚

编 委：马彦祥 凤 子 刘厚生 阳翰笙 阿 甲
苏 民 陈 刚 李伯钊 陆晶清 杜澄夫
吴晓铃 欧阳山尊 金紫光 周瑞祥 赵 寻
张 庚 赵起扬 赵景深 郭汉城 夏 淳
翁偶虹 黄宗江 葛一虹 曹 禺 曾健戎
蒋 瑞 廖沫沙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责任编辑：韩旺辰

焦 菊 隐 文 集

第 六 卷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前海西街17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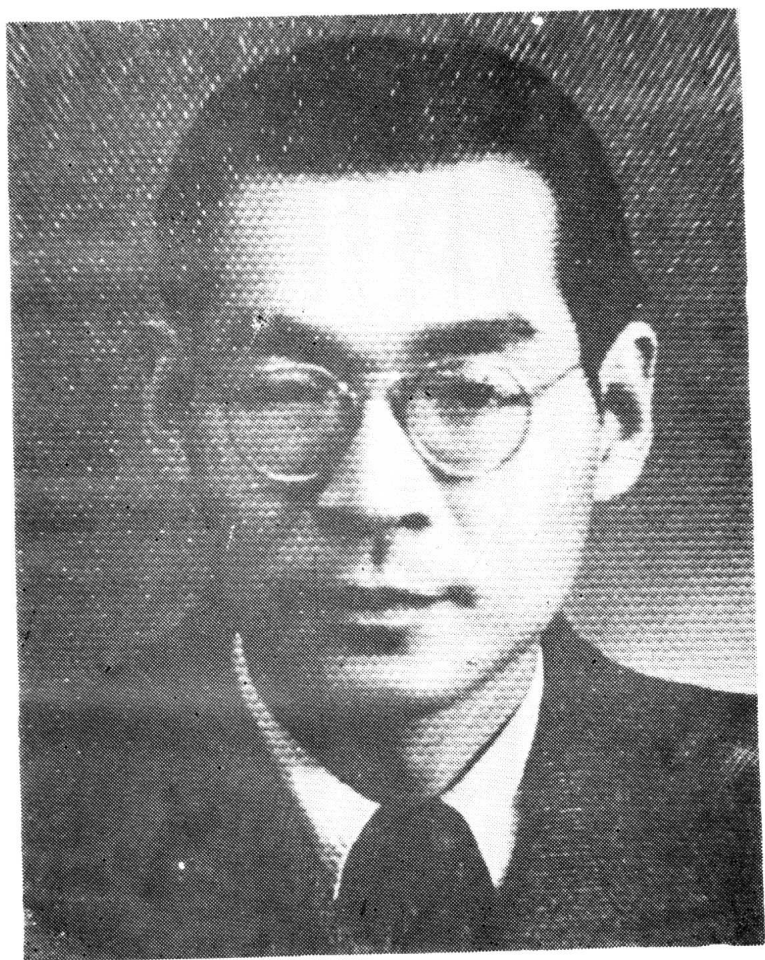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 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6.75 字数373,000 插页4

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39-0732-0/J·249

定价：（精）9.90 元



作 者 像
(1946年)

莫斯科新科学院论制规划
(此项规划,自莫斯科新科学院成立日起,开始
实施,属他例也,以与影片为本,为莫斯科新
科学院之“国家纪念册”)——柳文成译

1. 为时免误起见,以规划时,作为按序时计
2. 排片之一按它时间,由科学院或科学院规划部,与
各局与管理局协商
3. 排片时间,有特殊情形时,须与有关部门,有联系
4. 排片之顺序,由科学院决定。须与有关部门,有联系
通协商,应做必要之调整
5. 外语出版时间,或排片时间,须与有关部门,有联系
6. (附注:排片及排片时间,由有关部门,制定例作,与有关部门,
红作人等,与有关部门)
7. 排片及排片时间,须与有关部门,制定例作,与有关部门,
红作人等,与有关部门
8. 排片及排片时间,须与有关部门,制定例作,与有关部门,
红作人等,与有关部门
9. 排片及排片时间,须与有关部门,制定例作,与有关部门,
红作人等,与有关部门

作者手迹

第六卷说明

本卷是翻译戏剧卷，共收入 1945 年至 1953 年译剧 3 部，以及一部回忆录。苏联丹钦科所著回忆录《文艺·戏剧·生活》，主要涉及到俄国（苏联）的戏剧活动，故收入此卷。编者除做了个别文字修改，按通行译法统一了人名、地名翻译外，保持了原译剧、译作的风貌。本卷执行编辑王东辉、焦世安。

果戈理的手稿^{*}

人 物：

达 达梅留斯

队 队长

库 库尔特

瓦 瓦洛佳

尉 德军中尉

老 老人

司 德军司令

• 《果戈理的手稿》塞尔维亚作家贝拉·巴拉兹原著。译于1945年。1954年
平明出版社第一版。——编者

沙洛钦齐城^①，果戈理故居的一间屋子。墙上和地板上，有许多颜色发暗的方块，都是摘下去的镜框和搬走的家具所留的痕迹。后墙和后墙的角落处，放着一座没有被破坏的书橱，里边满装着手稿。

靠前边，地下放着一堆装着草的袋子。墙上和凡是能挂些东西或是能立着靠些东西的地方，都是法西斯德国士兵的武器、衣服和用具。

达梅留斯，是一个正当壮年的德军分队长。手脚拙笨，极不像一个军人，举动上缺乏果敢。戴着一副牛角边的眼镜。入伍前，是一个大学讲师。背对着观众，在专心地翻阅着那些手稿。不时地掏出一只放大镜来，仔细研究那些文件。

队长和库尔特，正并排坐在那些装草的口袋上，捉着虱子。他们背对着分队长，因此，就正好面对观众。

瓦洛佳，一个10岁左右的苏联小孩子，在打扫屋子，透出全副警惕的神色。他怀着仇恨，在注意观察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坐在书橱前边的那个分队长，似乎特别使他感到不安。

瓦洛佳带着越来越重的不安心情，观察着达梅留斯。一看见他把放大镜掏出来，就走到队长的前边去，假咳嗽一声，叫他去看看分队长。

队（扭回头去向分队长斜看了一眼，用胳膊肘捣了库尔特一下）库尔特！……（低声）嘿！看看这个新来的分队长，他在那

^① 俄国作家尼古拉·果戈理（1809—1852）的故乡。——译者

边翻腾什么？

库 看他那样子，是个教授。这个书橱里还能有什么叫人搜的？
还不是也对那些政治经济学的旧书发生了兴趣。

队 也许他看破了咱们要把这些书怎么办了吧？

〔瓦洛佳咳嗽一声，做了一个手势。分队长正要把
一份手稿往自己口袋里装

队 （转过身去）分队长……

达 （失措，赶紧把那文件放回原处）啊！队长先生？……

队 这书橱里有什么叫你这样起劲儿的呀？

达 （心慌）是这么回事，我是前天才来的，队长先生。这座果戈理博物馆，我还没有参观过呢。

队 你既然是想参观这座博物馆，可又在这儿翻腾这些旧纸片干什么呢？

达 可这也就是这博物馆的一部分陈列品呀，队长先生。

队 （开始有点越来越生气了）陈列品？在哪儿？这儿没有，这儿没有你的陈列品，这儿。

达 是这么回事，我在这里头找点有关果戈理的材料。

队 果戈理？你倒跟我说说，他可有什么叫你起劲儿的，这个果戈理？

达 可这是一位出名的大作家呀。

队 （惊讶）就是早先在这儿的那个老家伙？真的吗，这话，瓦洛佳？

瓦 （骄傲地）对啦，真的。写《塔拉·布尔巴》和《死魂灵》的，就是他。

队 （怀疑）可你那把放大镜是干什么使的？

达 我想证明一下，这些手稿，真都是原本儿，还是后来抄的？

队 那我问问你，分队长，怎么你就会都念得懂呢？

达 是这么回事，这是我的真正的专长，队长先生。入伍以前，我是个讲师，在洛斯托克大学教俄文和俄国文学。

队 （站起来，伸伸懒腰，伸伸脖子，走到那位讲师前边去）得，好好听着我的话吧，博士先生。头一节，这些旧纸片，你已经看得够饱的了。那么，这儿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叫你翻老巢的东西了。听懂了吗？回答。

达 （军队的姿势）是。

队 再说呢，这儿呀，也没有陈列品。这儿禁止私人搜索东西。你用把放大镜这么个抢夺法儿，是不正当的，这……

达 可是我并没有想……

队 往后，你可得好好当心，不许老惦着捞点儿什么东西。因为，这儿，什么都没有。再说呢，这儿无论什么，都是德国国家的财产。得，向右——转，开步——走！（达梅留斯僵直地向右转，开步走出去）

库 （眼睛送着他出去，泄气地叹了一口气）咱那些政治经济学的旧书本子，准得叫他给偷走，队长。这是个教授。

瓦 可别叫人把这本子给偷去呀，队长先生。

队 一定采取必要的步骤的。

瓦 从前的房东，给我爷爷写来的信上说，他不久就会陪着一位德国将军回来的。

队 他有很多的钱吗，这个果戈理伯爵？哦，或者，你们是怎样称呼他呀？……

瓦 对啦，吓，他可阔得吓人啊……

库 等他知道是我们把他这些经济学的旧书本子都给保存下来的，他真的能照他的话办吗？

队 我们？

瓦 他给我爷爷写来的信上说，他老早就预备下一大笔酬劳呢。

队 （突然转身向库尔特，野蛮地）“我们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？你倒跟我说说，就凭你，一个分队长，你能保存得下什么？要不是我，不是我驻扎在这，这个棚哇，老早就跟别的旧纸片一齐烧光了。“我们”，听听你说得多好听！……“我们”，说得倒好哇！

库 怎么不是呀。我们已经讲明白了，得利平分的呀。

队 （喊）向右转，散队！

库 （开步走向门口，在门限处转过身来）你想趁这功夫，把那些东西一个人儿偷走，是吧？

队 （抄起手枪来）分队长，你不服从命令吗？

〔库尔特出去。〕

队 瓦洛佳，哪些政治经济学的旧本子，是果戈理伯爵准备酬劳很多钱的，赶快指给我。（走近书橱）这些玩艺儿我都认不得。

瓦 可是我，我也不知道哪些是他……

队 （掏出一小块面包，给他看看）看见了没有，你把那些本子指给我，就把这个给你。还看见这个没有，（拔出刺刀来）你要是拒绝呀，就叫你尝尝这个。（举着刺刀，走到瓦洛佳面前，抓住他的前胸）指！你拒绝吗？

瓦 不啊，我不拒绝。我得去问问爷爷，再来指给你。

库 （从左边出现，立在门口）哈，我说什么来着！

队 （放开小孩子）你怎么又来啦，你？

库 （往里走，神气沉着，做了一个认命的手势）完蛋啦，这全完蛋啦。连你自己也办不到啦。（指指身后的门）中尉先生已

经带着命令来啦。

尉 (幕后)点着了!什么都烧!整个儿都烧了!

库 你听见啦?就是咱那些书本子。

队 (失措)这是怎么弄的?

尉 (由左门进,手里举着一个点着了的火把。装腔作势,歇斯底里。动作是有棱角的,粗暴的,一种受过军事训练的式样。说话的声音像雷鸣,而且总是一种命令的调子。那副神气活像个木偶,眼睛直勾勾地往前望着)给我把什么都烧了!参谋长有命令:把所有博物馆的一切脏烂的东西都扔到火里去。俄国的历史纪念碑都得拆毁!属于劣等民族的人们是没有历史的!

库 (指着书橱)中尉先生,顶好是打这些旧纸片烧起。(在队长的身旁,做了一个讽刺性的同情的姿势)这种东西顶容易着啦!这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旧书本子。对啦,这才好呢。

[瓦洛佳气愤地直瞪着那个火把,好像为保护那座书橱似的,向前走去。

尉 (发着震耳的声音)捆起你的东西来,滚开!

队 (向瓦洛佳偷偷做了几个手势,意思是:瓦洛佳应当保存那些必要的文件。同时,他又向中尉)你让我来点吧,我的中尉?

尉 (表现着一种邪恶的开心情绪,用鼻子嗅嗅烧焦的东西的味道)我要亲自尝尝我是个征服者的滋味!我不能净尝挨饿、受冻、捉虱子的滋味,不能净在执行没个完的命令的时候,成天去尝提防俄国游击队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。咱就从他们这个民族里捞不着一点什么吗,难道?(把火把往一大堆腐烂的东西里摇晃)都化成灰呀!拆毁呀!抢夺呀!征服呀!

杀呀！（向队长和库尔特）滚开！

〔队长和库尔特收拾他们自己的东西。中尉向书橱走，走到伸着两支胳膊紧紧站在橱前的小孩子面前。抓住他，往旁边推。小孩子摔倒。队长向刚刚爬起来的瓦洛佳做手势，把他叫过去。队长指着书橱，跟他噓噓了几句话。队长，瓦洛佳和库尔特从左门下。中尉手里举着火把，走到书橱跟前，正准备点火。〕

达 （从左门闯进来）我的中尉，我的中尉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你住手！这座橱里的资料是珍贵的啊！

尉 烧哇！

达 （自己握着自己的手）我的中尉！看上帝的分上！那你就等于把钱给烧啦！

尉 （向他走回来）烧了钱？钱在哪儿呢，钱？

达 （小心地往四下里望望，然后，低声）我告诉你一个值钱的秘密吧，我的中尉。赚了钱咱们两个人分。

尉 钱在哪儿呢，钱？

达 在这橱里边的文件里。

尉 钱？是证券吧？是果戈理的一些个股票吗？

达 这种话都是那个老滑头，从前那个看守人造的谣，成心叫人信以为真的。他说这里边有些政治经济学的书，原主只要一回来，就给一大笔报酬。他这主意，是想引人注意保存这橱里边的文件。……可是这里边有种无价之宝，比那值得多得多，是果戈理的一些亲笔信。……

尉 这些信怎么是钱呢？见鬼！

达 这么回事，咱可以把它们卖到一个冒了烟的价钱呀。

尉 可人家为什么肯冲着果戈理出钱呢？

达 这么回事，他是个出名的俄国作家呀，全世界都著名，我的中尉。他的书在书店里标价都标得很高。

尉 这是怎么回事呀？难道他们俄国人里面也还有名人吗？

达 两年前，纽约洛克菲洛图书馆，花了一万美金买去了托尔斯泰的短短的一封信。

尉 托尔斯泰？这是谁呀？又是另外一个果戈理吗？

达 可不是，我的中尉。

尉 一万美金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

达 没入伍的时候，我是个教俄文和俄国文学的讲师。研究手札是我的专长。

尉 一万美金！太少！

达 那咱总可以试试瞧哇。我跟一个瑞典古董商人有联系，他给美国搜集东西。卖了钱，咱们俩平分，我的中尉。

尉 我少了一万二就办不到。把那些信指给我看！

达 （向书橱走去，中途停住，犹疑，咳嗽）嗯。……用不着这么忙吧。免得弄错了。得等把所有这些文件，都先仔细研究清楚了……

尉 哈哈，我的，我的好小子！我决不准你一个人儿独吞了我这笔美金。你顶好跟着我一块儿去放火。放完了咱再一块儿这儿来，一块儿找那些文件。向前走！开步走！

〔达梅留斯手里拿着放大镜，在前边开步走。中尉举着火把跟在后边。队长谨谨慎慎地从左门伸进头来。随后，他向身后做个手势，瓦洛佳出现。〕

队 （嘘嘘着）没有人！快着，瓦洛佳！

瓦 （带着些手稿进来）我拿这些文件替换出那些信来

好吧？

队 什么信？

瓦 我是说那些政治经济学的书。替换出那些书。这样儿，就谁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来了。（急忙冲过去，打开橱门把文件取出来）

达 （谨慎地往后边瞧着，从右边走来）这个人一动起手来放火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队 下地狱的教授！（躲出去）

〔瓦洛佳刚刚看见达梅留斯，连忙把两部分手稿——他刚带进来的，和刚从橱里取出来的，——都揣到衬衫里边去。他偷偷向左门溜去。〕

达 （看见了这个小孩子）站住！（抓住瓦洛佳，野蛮地往前拖他）你在这橱里偷什么啦？

瓦 我什么也没有偷哇。

达 （打这孩子）野蛮的畜生，没开化的！我们教给你们一点文化！把那些文件赶快交给我！（动手搜小孩子的身上）

瓦 （拼命地自卫，扯着喉咙喊）不行，不行！这是我们的果戈理，不能叫你们拿去！（他昏倒，不省人事）

〔达梅留斯刚刚把小孩子藏起来的文件抓到手。他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手里所拿的是什么。中尉手里举着火把，已经出现在右门口了。〕

尉 把那个交给我！

达 （正预备把文件往口袋里装）我拿去把它们变卖了吧，我的中尉。然后……你放心我好了。……

尉 （突然走到达梅留斯面前）把它们交给我，听见了没有！

达 咱们俩平分。这是讲好了的。

尉 (把文件从达梅留斯手里夺过来)向左转!开步走!(把他猛地一推,达梅留斯摇摇晃晃地往后退去。中尉高举着火把,迈开大步子向左门走去)像这种东西能值一万美金!别胡扯啦!(走出)

达 (咬牙切齿)你就等着瞧吧,下流东西!德国国家的财产,看你说得多好听,可你这个坏种,原来是为往自个儿口袋里装呀。这我还没听说过呢!多么自私!多么违反民主!这得去报告司令去。司令,他呀,他是个维护文化和公理的人。(由左边下。右门冒进许多滚滚的烟来。窗户的玻璃上反映出火光)

老 (从右边传来他的声音)瓦洛佳,瓦洛佳!

〔瓦洛佳挣扎着想起来,但又呻吟着倒下去。〕

老 (由右门入,用手帕捂着嘴)瓦洛佳,我的孩子,我的宝贝孩子,你可到哪儿去啦?(看见了孩子,跪在他身旁)慈悲的上帝呀,就看看这些该死的畜生!看看这些畜生把你收拾的!(搀扶着孩子起来)我全明白了,赶快走!为了你想尽量保存那些信,他们打了你,是不是?那个强盗从你手里把信给抢走了,是吧?好吧,那叫他等着咱好好地治他吧!

〔瓦洛佳轻松地笑。〕

老 看你还笑呢!你这是为什么笑哇,好孩子?(还在流泪,却自己也禁不住笑了)瞧你,瓦洛佳,你为什么笑哇?

瓦 摸摸我的后脊梁。衬衫底下。我的胳膊……一动也不能动了。

老 (照他的话做)文件?什么文件?是这橱里的手稿吗?

瓦 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整三封。一点也没少!

老 (双手抱过孩子来吻他)哈,我的亲孩子,我心上疼的孩子,

你可够多么勇敢啊！可那德国人打你手里抢去的是什么呢？

〔瓦洛佳又昏过去。老人把他紧抱在怀中，从左门抱下。

〔一道幕布降下来，成为另一间屋子的一面墙。这是参谋处的临时办公室。靠近办公桌，坐着的是司令。四十来岁，挂着一副冷冰冰的，深思熟虑的，和不顾廉耻成尖锐对比的面具。说话镇定，近似客气。办公桌前，站着中尉和达梅留斯。门旁，一个哨兵。

司 （向中尉）给我，这些文件。

尉 （把文件递给他，一种害怕的声音）他向我提议，我的司令，平分一半……

司 （用手势叫他后退）够了！（向达梅留斯）那么，你呢，你仿佛是个专家，你确定这些文件值极大的价值。这你都对中尉讲了实话了吗？

达 （殷勤地）当然讲了，我的司令。因为中尉正准备把整个房子都烧掉……

尉 我是执行命令，我的司令。

达 这些信件都是德国国家的财产。他应当把它们呈交到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手稿部去。

尉 他想卖到美国去，卖一个比原来价值小得没法比的价钱，这是他想干的事。只图一万美金那么可怜的一个数目！

司 住嘴！（向达梅留斯）一万美金吗？

达 是这么回事。我那是为了叫中尉能够大概懂得这些国家财产的伟大价值。我那是想（激动起来）唤起他的爱国的良心，向他证明这是一个文化财富只能属于德国的问题。公众的利益，大于个人利益。

司 (感恩地承认)那么,这些话,你全跟他说了吗?

达 (更激动起来)我还跟他说,好多博物馆,为了托尔斯泰、莱蒙托夫,甚至于马克西姆·高尔基的资料,都肯出多么大数目的价钱。因为这些都是世界文学上的著名作品。

司 那么,这些话,你全跟他说了吗?

达 一点也不错,我的司令。

尉 他认识瑞典京城的一个古董商人,说那个人会买这些文件,他跟我说的。

司 (把文件向达梅留斯推过去)那么,把地址在这背面写下来。

达 (狼狈)什么地址,我的司令?

司 瑞典京城那个古董商的呀,请你写吧。

[达梅留斯,举止失措,在写。

司 如果这个地址是假的,就要枪毙你。

达 对不住,我的司令。……我想我是记错了。容我再……(拿过文件去,重新写)

司 哨兵!(兵士走近办公桌)给分队长带上手铐。

达 铐我,我的司令?可这是为了什么呀,我的司令?

司 (站起来,戴上他的单眼镜,冷冷地)因为你竟敢任意在德国军队里进行反德国的宣传。你向德国军官们作过好些讲演,宣扬俄国文学的文化宝藏的伟大价值。而同时呢,你都很清楚,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的,只有德国人的文化价值。你还尽力使我们勇敢的士兵相信,说德国正在毁灭有世界价值的文化财富。这就是属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呀,这。你作了叛国的宣传,要受军事审判。如果瑞典京城这个住址是假的,就枪毙你。中尉,缴械。你也被捕了。

尉 我的司令……我做了什么事啦,我?